



強盜邏輯與模糊邏輯： 由擅自摘菜說到政治鬥爭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從大媽邏輯到主觀正義

在YouTube頻道上有不少關於中國大媽採用奇特邏輯去為自己霸道行為辯護的影片，其中一段視頻顯示：一名大媽在人家的菜田上擅自摘取蔬菜，農田主人上前跟她交涉，她不但毫無愧色，而且理直氣壯地反駁：我需要吃新鮮蔬菜！農田主人說這些蔬菜不是大媽種的，大媽高聲喊道：「蔬菜是由田地出來的，我要摘就可以摘。」在另一個視頻中，一名大媽購買了高鐵的無座票，卻霸佔了人家的座位。那名乘客找票務員去跟她理論，那名大媽承認自己買的是無座票，所以坐在哪裏也是一樣，她堅決不讓座，反而指責所有人不懂得敬老，沒有素質。

以上都是典型的「強盜邏輯」，當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維去辦事，只要自己認為合理，那就是絕對合理。其他人干預、反駁都是無理的。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荒謬絕倫，那麼，我為什麼仍要花時間寫這篇文章，去分析這種不值一哂的所謂「邏輯」呢？我並不是要針對那些大媽，我只是用來做引子。我真正想要提出的是：不幸地，如今知識分子圈子、傳播媒介、國際政治舞台都充斥着這種奇怪的邏輯。不過，基於一些限制，請恕我在以下分析中只能夠轉彎抹角。

舉例說，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希巴圖拉·阿洪扎達（Hibatullah Akhundzada）曾經在國家電視台播出的一段如下的音頻講話：「你們說我們用石頭砸死婦女是侵犯女權，但我們很快就會對通姦行為實施懲罰……我們認為自己捍衛人權，我們是神的代表，而你們是魔鬼的代表。」塔拉班抱着這種立場是不足為奇的，但在國際上亦有人發出類似的回響：站在塔拉班的角度，他們的做法是正義的。西方人無非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其他文化身上，沒有考慮到價值是相對的，而不是普世性的。

其實，塔利班的主張並不是出於道德多樣性或者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根植於一種極端排他的意識形態，其特徵是剝奪女性、異見者和非信徒的基本生存尊嚴。當他們聲稱自己「代表神的正義」和反對者「代表魔鬼」時，我們更應該警惕：任何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政權，往往也自認有絕對懲罰他人的權力。同情或者支持這種邏輯的人有否想過，當這些絕對主義者、極端主義者擁有壓倒性的權力時，你可能就是他們所說的「魔鬼」，他們可以對你為所欲為！

當民族主義變成工具

亦有人套用同樣的邏輯，去為其他專制政體辯護，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基於特殊的歷史因素和國情，發展經濟與維護民族尊嚴成為當務之急，故此需要採用高度集權方法去實施有效率的管治。根據他們的邏輯思維，這是唯一的途徑。

問題是：即使根據他們自身的邏輯，有些說法、做法顯然地自相矛盾。結果便出現了改變定義、改變遊戲規則、改變歷史的怪現象。民族主義是一種強調民族認同、文化傳統與共同歷史的政治思想或態度，當中包含了維護領土完整與民族尊嚴。在五代十國期間，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了在中原爭奪霸權，便向北方異族契丹尋求軍事援助，他稱契丹為「父皇」，表示願為「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一帶）給契丹作為報答，燕雲十六州是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一旦失守，整個北方便門戶洞開，中原政權從此失去了長城以北的防線，造成後來北宋對遼、金等政權處於長期被動狀態。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石敬瑭完全是把民族利益擺在個人權位之下，明顯是賣國求榮。然而，在「模糊邏輯」底下，石敬瑭是完全可以被美白為「民族主義」者！

在這種語境下，民族主義不再是理念上的堅持，而是工具性的資產。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在定義這個文化、這個群體的邏輯？又為何相同的原則，會在不同事件中呈現出如此不同的標準呢？或許，一個健康的政治文化應該容得下人民對歷史邏輯的追問與反思，而非僅僅要求民眾「用對方的邏輯來理解對方的選擇」，卻禁止人們以同樣邏輯質疑其內在矛盾。

倒退到叢林法則與自然狀態

其實，每個人、每個群體都有自以為正確的「邏輯」，這是一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然狀態。霍布斯在他的名著《利維坦》（Leviathan, 1651）中指出：沒有法律和社會秩序，人類便會生活在「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所謂自然狀態，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做任何事，沒有限制、沒有均衡，結果「人人與人為敵」（war of all against all）。為了避免這種野蠻狀態，人們會選擇簽訂社會契約。現在，這種人人都可以根據自身邏輯而做事的態度，是一種文明的倒退。這種邏輯，其實與那位在田裡摘菜、在高鐵上霸佔座位的兩位大媽如出一轍：只要我自己覺得有道理，那就是絕對有道理。

可悲的是，大媽的邏輯不只出現在街頭爭執中，也在一些極端主義的思維裡發酵、擴大。他們聲稱自己代表神明、民族、人民、歷史，因而其所有行為都具有正義性與合法性。當外界質疑其做法時，他們反過來指控他人是「魔鬼的代表」、是對「人民的敵人」。這情況不但出現在專制政權裏面，甚至也發生在民主社會中間。例如MAGA派的人描述反對特朗普的陣營是「魔鬼」，特朗普亦曾經形容批評他的傳媒是「國家的敵人」。

這種思維方式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徹底封鎖了對話與協商的可能性。因為在這樣的語境裡，所謂的「道理」不再是基於共同價值、邏輯或事實，而是取決於話語權。是非對錯不再靠理據判斷，而是變成了「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權力遊戲。這等同於把社會運作的基礎，從法律與理性，轉向了原始而野蠻的叢林法則、自然狀態。

當「我有需要」變成「我有權奪取」，當「我相信的是真理」變成「我可以懲罰你」，那麼所有的價值標準都將崩潰。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建立在制度與共識之上，是因為我們願意接受辯論與制衡；一旦人人都以「自認為有理」作為行動依據，當每個人都自封為真理的化身，這個世界將不再有真理；價值若無需經得起質疑，那麼正義終將只剩下語音響亮的那一方。

因此，無論是爭菜、爭座位，還是國內政治、國際舞台上的爭權奪利，當它們以相同的邏輯運作時，我們就必須看清楚：這不是文化差異，也不是價值多元，而是文明與價值的崩壞，是一場對理性與邏輯的挑戰，是沒有邏輯的邏輯。只有正視並反駁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所謂邏輯，我們才能真正避免滑入原始叢林裏面。

2025年7月25日

〈強盜邏輯與模糊邏輯：由擅自摘菜說到政治鬥爭〉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